

红楼梦评论集

紅樓夢評論集

李希凡 藍翎 著

作家出版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紅樓夢評論集

書號 1634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內大街320號)

字數 187,000 開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張 $8\frac{3}{8}$ 插頁 2

1957年1月北京第1版

1963年3月北京第2版

1963年3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數 20001—30000 冊

定價 (4) 0.83 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重印版前記

这本集子所收輯的十七篇文章，絕大部分是在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关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討論期間写的，其中談艺术特点的几篇，写于一九五六年。这已經是七八年前的旧作了。这七八年間，我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工作，在党的文艺方針的指导下，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和进展。关于《紅樓夢》的研究，自然也不例外。刊物上不断出現有关《紅樓夢》研究的学术論文，出版社也不断出版《紅樓夢》的各种不同版本和专门研究《紅樓夢》的著作以及有关資料，这对于仍然是《紅樓夢》爱好者的我們，是得到了很多教益和启示的。

《紅樓夢》是我国古典文学的一个高峰，也可以說是章回小說艺术成就的高峰。批判地評價和接受这笔遺產，都将是长期的研究任务。我們不是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在这本书的初版《后記》里就曾說过：“正确估价《紅樓夢》这部偉大作品的价值，深入地研究它的艺术成就，是需要专家们去作的。作为业余的文艺爱好者，我們渴望着早日讀到这样的著作。”今天也仍然只能重复这样的話。

既是旧作，而且絕大部分写于討論中間，所以尽管一眼就可以看出其中的幼稚甚至錯誤之处，但是，我們仍然保持了它的历史面目。再版的时候，作了一些修改，也只限于个别詞句和語气

不妥当的地方，论点则原封未动。

偉大作家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忌辰就要到了。对于这位我們喜爱的古代作家，所能奉献的，也仍然只是这件小小的过了时的紀念品。

李希凡 藍翎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八日

目 录

重印版前記.....	1
关于《紅樓夢簡論》及其他.....	1
評《紅樓夢研究》.....	22
走什么样的路?	36
“新紅学派”的功过在哪里?	46
附: 俞平伯先生怎样评价了《紅樓夢》后四十回續本.....	53
評《紅樓夢新証》.....	61
評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	76
正确估价《紅樓夢》中“脂硯齋評”的意义.....	93
关于文学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傾向.....	101
論《紅樓夢》的人民性.....	113
关于《紅樓夢》的思想傾向問題.....	133
曹雪芹的世界观与现实主义創作.....	160
如何理解賈寶玉的典型意义.....	175
《紅樓夢》中两个对立的典型——林黛玉和薛寶釵	192
論《紅樓夢》的艺术形象的創造.....	202
《紅樓夢》的现实主义悲剧結構.....	234
《紅樓夢》的后四十回为什么能存在下来?	249
后記.....	263

关于《红楼梦簡論》及其他

《红楼梦》是我国近二百年来流行甚广而且影响很大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杰作。去年(1953年)作家出版社整理出版了这部作品,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使优秀的祖国文学“真正为全体人民所有”,成为全体人民的精神财富,这正是人民出版机关的光荣任务之一。

同时,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除此之外,还有另一层意义,那就是说,我国现实主义文学在艺术成就上发展到《红楼梦》时代,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因此,学习和继承《红楼梦》艺术创造上的成就,对于提高我们的创作也是有极大意义的。

那么,对于《红楼梦》的研究者来说,毫无疑问,新版本的出版,也起了有力的督促作用。现实向《红楼梦》的研究者提出了严肃而富有战斗性的任务:正确地分析评价《红楼梦》,使它从各种谬说中解脱出来,让广大的人民更好地欣赏它,让文艺工作者正确地学习它,也就成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

《红楼梦》一向是最被人曲解的作品。二百年来,红学家们不知浪费了多少笔墨,不仅他们自己虚掷了时间,而且也把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推入到五里云雾中湮没了。所以,直到现

在，各种各样的謬說还在影响着一部分讀者对《紅樓夢》的認識。新版《紅樓夢》出版后，在各个刊物上陸續地出現了一些評論文章，对旧紅学家們的种种謬說作了一些批判，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見解，这种工作是及时的、有益的。但是，正因为这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也就必須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和正确的观点方法来对待它。只有这样，才能有力地击中旧紅学家們的要害，作出科学的結論来；否則，不但使战斗显得軟弱无力，而且会产生新的不良影响。

《新建設》一九五四年三月号发表了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簡論》，就《紅樓夢》的“傳統性”“獨創性”和著书情况作了全面的分析和介紹。其中某些見解較之他的《紅樓夢研究》一书是向前跨进了一步，但評價《紅樓夢》的基本观点仍旧是前书的繼續与發揮。作为两个年輕的《紅樓夢》的爱好者，我們願就《紅樓夢簡論》及其他有关問題提出一些意見。

二

《紅樓夢》出現在清代王朝的乾隆盛世，并不是偶然的現象。乾隆时代正是清代王朝的鼎盛时期，但也是它行将衰敗的前奏曲。在这历史的轉变期中注定了封建統治階級不可避免的衰亡命运。这“恶兆”首先是由腐朽的封建統治集团內部的崩潰开始。曹雪芹就生在这样一个时代。他的封建官僚家庭在这一巨变中崩潰了。在“貧穷难耐淒凉”的生活中，对“当年笏滿床”的盛世，曹雪芹是不无惋惜怀念的。作者通过书中許多人物的对白，时常流露出追怀往昔的哀感，这正是作者世界观中的矛盾所在。像十九世紀法国偉大作家巴尔扎克一样，曹雪芹对于“注定要灭亡

的那个阶级”还存在着某些同情，但是，他从自己的家庭遭遇和亲身生活体验中，已经预感到本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他将这种预感和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崩溃的活生生的现实，以完整的艺术形象体现在《红楼梦》中。曹雪芹是用生动的典型的现实生活的图画，把封建官僚阶层内部腐朽透顶的生活真实地暴露出来，表现出它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尽管这是一首挽歌，也丝毫未减低它的价值。

我们认为：要正确地评价《红楼梦》的现实意义，不能单纯地从书中所表现出的作者世界观的落后因素，以及他对某些问题的态度来作片面的论断，而应该从作者所表现的艺术形象的整体及其真实性的深度来探讨这一问题。“我们在观察一个艺术家时，不是把他当作一个理论家来看待，而是把他当作一个现实生活现象的体现者。”^①这是因为：“我们若是竭力把这种世界观引到一种确定的逻辑组织里去，把它用抽象的公式表现出来，这却是徒劳无功的。这些抽象的东西，通常并不存在于艺术家自己的意识里；艺术家甚至在抽象的议论中，他所吐露的观念，也常常要和他在艺术活动中所表现的观点，处于显明相反地位，——因为这种观念或者是根据信仰接受而来，或者是用虚伪的、草率架搭起来的、肤浅的三段论法这个手段所得到的。作为了解他的才能底特征的关键——他对于世界真正的看法，这还得在他所创造的生动的形象中去寻找。艺术家的才能与思想家的才能之间的根本区别，就在这里。”^②文学发展的历史也证实了这一点。的确，有些古典作家所创作的现实主义作品往往和他的世界观中某些消极因素不很相称，甚至有着极明显的矛盾。但是，由于

① 《杜勃罗留波夫选集》1卷268页。

② 同书163页。

作者忠于现实生活的描写，在艺术形象的創造中，有时也能战胜他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正如恩格斯評論巴尔扎克时所說的，“他就看出了他所心爱的貴族的必然沒落而描写了他們不配有更好的命运……，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最偉大的胜利之一。”^①（着重点是原有的——笔者）曹雪芹也正是以这样的胜利写出了偉大的杰作《紅樓夢》。

因此，也只有从现实主义創作的角度上来探討古典作品的傾向性才能得出正确的結論。恩格斯論到文学的傾向性时写道：“傾向应当是不要特別地說出，而要让它自己从場面和情节中流露出来，同时作家不必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将来历史上的解决硬塞給讀者……如果它能忠实地描写现实的关系……纵然作者沒有提供任何明确的解决，甚至沒有显明地站在哪一边，这部小說也是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的。”^②

俞平伯先生未能从这种角度探討《紅樓夢》鮮明的反封建的傾向，而迷惑于作品的个别章节和作者对某些問題的态度，所以只能得出模棱两可的結論。他在《紅樓夢簡論》中說：“他（指曹雪芹——笔者）对这个家庭，或这样这类的家庭抱什么态度呢？拥护贊美，还是暴露批判？細看全书似不能用简单的是否来回答。拥护贊美的意思原很少，暴露批判又觉不够。先世这样的煊赫，他对过去自不能无所留恋；末世这样的荒淫腐敗，自不能无所憤慨；所以对这答案的反正两面可以說都有一点。”又說：“他自然不會背叛他所屬的阶级，却已能够脱离了阶级的傾向，批判虽然不够，却已有了初步的嘗試。”由此，“可見作者的态度，相当客观，也很公平的。”（着重点均为我們所加——笔者）

① 《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論文艺》22 頁。

② 同书 27 頁。

俞平伯先生这样的結論并不是偶然的，它是《紅樓夢研究》一书否认《紅樓夢》傾向性論点的新的面紗。在該书《紅樓夢底風格》一章中，大大贊揚了所謂《紅樓夢》“怨而不怒”的風格之后，又把《紅樓夢》与《水滸》对比了一下，說：“我們看《水滸》，在有許多地方觉得有些过火似的，看《紅樓夢》虽不滿人意的地方也有，却又較《水滸》的不滿少了些。換句話說，《紅樓夢》的風格比較溫厚，《水滸》則鋒芒毕露了。”这意思也就是說《水滸》有显明的反封建的傾向性，“憤激之情，溢于詞表”，因而惹起了俞平伯先生的不滿。而《紅樓夢》却具有“怨而不怒”的溫柔敦厚之風。依照俞平伯先生的論断，“怨而不怒的书，以前的小說界上仅有一部《紅樓夢》，怎样的名貴啊！”从这种反现实主义的批評观点出发，势必得出那样模棱两可的結論。

《水滸》和《紅樓夢》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成就上各有其不可抹煞的价值。但从鮮明的政治傾向来看，无疑問的，《水滸》是一部描写偉大农民战争的作品，它歌頌了农民英雄反抗封建統治者的英勇斗争，深刻地暴露了封建統治者殘酷剝削人民的罪恶，从敌对的階級斗争中揭发了統治者的腐敗和人民的痛苦。它較之《紅樓夢》从統治集团内部暴露其罪恶，却是更加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制度。

毛主席告訴我們，文艺批評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在“任何階級社会中的任何階級，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檢查它們对待人民的态度，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別采取不同态度。”①

① 《毛澤东选集》3卷891頁。

俞平伯先生离开了现实主义的批評原則，离开了明确的階級观点，从抽象的艺术观点出发，本末倒置地把《水滸》貶为一部过火的“怒书”，且对他所謂的《紅樓夢》的“怨而不怒”的風格大肆贊揚，实质上是企图貶低《紅樓夢》反封建的现实意义。

但是，問題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俞平伯先生不但否认《紅樓夢》鮮明的傾向性，同时也否认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在《紅樓夢簡論》中，他把《紅樓夢》的內容分作“现实的”、“理想的”与“批判的”三种成分。而“这些成分每每互相糾纏着，却在基本的观念下統一起来的”。所謂“基本观念”，也就是在《〈紅樓夢〉的傳統性》一节中很明白的說过的“《紅樓夢》的主要观念是色空”。既然《紅樓夢》是“色”“空”观念的表現，那么书中人物也就不可能是帶着丰富的现实生活色彩的“典型环境里的典型性格”，而只能是表現这个观念的影子。即像俞平伯先生所說“这些人，若大若小，男男女女，生旦淨末丑脚色各異，却大伙儿都来表演这整出戏叫《紅樓夢》”。这也就是說，《紅樓夢》不是现实主义作品，而是生旦淨末丑脚色所表演的一出“戏”，其中人物形象就成了这“戏”的客观扮演者。

也許俞平伯先生会說，“色”“空”观念是《紅樓夢》原有的，并非己創。是的，我們也承认此說有所本，甚至也承认作者的世界观有着这种虛无命定的色彩。书中許多地方明显地表現出了这一点。这也正是作者世界观中矛盾之所在。但如前面所述，評价一部古典文学作品，絕不能簡單化地以作者世界观的某些落后因素为主要依据而下断然的結論，而要看作者是否忠实于现实生活的描写，以及他的世界观对其創作的影響程度。

我們从这一原則出发来探討《紅樓夢》，所得出的結論与俞平伯先生的結論恰恰相反。曹雪芹之所以偉大，就在于他的現

实主义的创作和世界观中的落后因素并不完全一致。《红楼梦》不是“色”“空”观念的具体化，而是活生生的现实人生的悲剧。人们通过作者笔下的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所获得的教育不是墜入命定論的深淵，而是激发起对于封建統治者及其全部制度深刻的憎恨，对于叛逆人物賈宝玉、林黛玉的热烈同情。所以把《红楼梦》解釋为“色”“空”观念的表现，就是否认其为现实主义作品。

俞平伯先生既然把《红楼梦》的内容归结为“色”“空”观念，因此，也就必然会引出对人物形象观念化的理解。他在《红楼梦简論》中說，“书中人物要說代表作者那一个都能代表作者，要說不代表作者，即賈宝玉也不能代表他。”这意味着人物形象不是作者从现实生活中概括創造出来的，而是作者思想观念的演化。这說法实际上也是《红楼梦研究》中某些論点的重复。例如，俞平伯先生在該书中以极大的篇幅討論釵黛問題，甚至从偶合的表现形式上論证二者在作者心目中的地位是平等的、无所偏爱的，二者都体现着作者所理解的美的一面，可以构成一个“綜合”的人物。即像俞平伯先生所說，“两峰对峙，双水分流，各尽其妙莫能相下，必如此方极情場之盛，必如此方尽文章之妙。”但俞平伯先生所給我們的根据却除釵黛合为一图合咏一詩和一些拼凑起来的形式主义的考证外，就只有红楼梦曲“引子”上的“悲金悼玉的红楼梦”一句。俞平伯先生解釋說，“是曲既为十二釵而作，則金是釵玉是黛是很无可疑的。悲悼犹我們所說惋惜，既曰惋惜，当然与痛罵有些不同吧。”

很显然，这种解釋未免牵强附会。依照冠于红楼梦十四曲之首的“红楼梦引子”来推断，我們得出这样一个結論：作者所要悲悼的是全体年輕一代的悲慘結局，而最主要的是賈宝玉、林黛玉。因此，金玉之原非只指釵黛，則甚明显。

不过，最充实的論据还是作品本身。就以紅樓夢十四支曲子而論，在俞平伯先生所引证的“紅樓夢引子”之后，明明有一首“終身誤”，清楚地說明了作者对釵黛的态度。

都道是金玉良緣，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終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叹人間，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第五回）

自然，俞平伯先生并沒忽略此曲，然而他所感到有趣的却不再是作者对林黛玉的态度問題，而是釵黛次序的先后問題，于是就輕輕地用“‘終身誤’是釵黛合写”一句話把內容迴避了。

俞平伯先生想用这种形式主义的論据来否定旧紅学家們右黛左釵之說。自然，旧紅学家們对《紅樓夢》这场恋爱糾紛說过很多齷齪的牵强附会的话。但是，即使在前八十回中也表明了賈宝玉不爱薛宝釵而爱林黛玉，这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关于这个問題，俞平伯先生即使再費几十頁文章的考据，来勉强把釵黛合为一人，也是不能說服讀者的。

我們并不想多从考据学的观点来批評俞平伯先生。俞平伯先生这种观点的不能立足，最主要的是对现实主义文学形象的曲解。

无疑的，賈宝玉和林黛玉是作者所創造的肯定的人物形象。他們是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的叛逆者。他們反对礼教傳統，蔑視功名利祿。他們在这样共同的精神生活中相爱起来。尽管他們的恋爱和生命的結局是悲剧的，但他們却以此向封建制度、礼教表示了抗爭。他們的思想已从原階級的体系中分离出来，向封建礼教发出了第一声抗議。

薛宝釵的形象則与前二者恰好相反，她是封建官僚地主家

庭所需要的正面人物。賈寶玉、林黛玉所叛逆所反對的正是薛寶釵所竭力肯定的。俞平伯先生用了許多考據工夫，企圖向讀者證明作者和賈寶玉都愛薛寶釵，從未貶過她。我們雖沒去考證這個問題，却在三十二、三十六回碰到兩段非常生動的描寫與敘述。賈寶玉不僅明顯的貶薛寶釵，並且將她與林黛玉相對比。先看三十二回的對話：

……湘雲笑道：“……你就不願意去考舉人進士的，也該常會會這些為官作宦的，談講談講那些仕途經濟，也好將來應酬事務，日後也有個正經朋友……”

寶玉听了，大覺逆耳，便道：“姑娘請別的屋里坐坐罷，我這裡仔細腌臢了你這樣知經濟的人！”襲人連忙解說道：“姑娘快別說他。上回也是寶姑娘說過一回，他也不管人臉上過不去，咳了一聲，拿起腳來就走了。寶姑娘的話也沒說完，見他走了，登時羞的臉通紅，說不是，不說又不是。——幸而是寶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鬧的怎麼樣，哭的怎麼樣呢。提起這些話來，寶姑娘叫人敬重，自己過了一會子去了。……誰知這一位（指寶玉——筆者），反倒和他生分了。……”寶玉道：“林姑娘從來說過這些混賬話嗎？要是他也說過這些混賬話，我早和他生分了！”

其次，再看三十六回的一段描寫：

那寶玉素日本就懶與士大夫諸男人接談，又最厭峨冠禮服，賀吊往還等事。……却每日甘心為諸丫頭充役，倒也得十分消閑日月。或如寶釵輩有時見機勸導，反生起氣來，只說好好的一个清淨潔白女子，也學的釣名沽譽，入了國賊祿鬼之流，這總是前人無故生事，立意造言，原為引導後世的鬚眉濁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瓊閨綉閣中亦染此風，真真有負天地鍾靈毓秀之德了。眾人見他如此，也都不向他說正經話了。独有黛玉，自幼不曾勸他去立身揚名，所以深敬黛玉。

这不用解釋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什么是宝黛的恋爱基础，什么是釵黛两个人物形象的本质差别。从文学形象內涵的意义来讲，这是两个对立的形象。可是經俞平伯先生一“綜合”，便調和了其中尖銳的矛盾，抹煞了每个形象所体现的社会內容，否定了二者本质上的界限和差别，使反面典型与正面典型合而为一。这充分暴露出俞平伯先生对现实主义人物創造問題的混乱見解。

如果說这两个人物形象（薛宝釵、林黛玉）可以是作者理想的意中人的綜合表現，那么，《紅樓夢》中全部生旦淨末丑的角色，也完全有可能是作者思想观念的演化，既如此，也就怪不得可以統一在“色空”的基本观念上了。

我們这样表述俞平伯先生的論点固然过于粗糙，但却符合他的論点的邏輯发展。总之，俞平伯先生是以反现实主义的唯心論的观点分析和批評了《紅樓夢》。

三



俞平伯先生的唯心論的論点，在接触到《紅樓夢》的傳統性問題时表現的更为明显。

俞平伯先生也承认《紅樓夢》有其不可忽視的傳統性，认为它对“唐傳奇”与“宋話本”來說，是“接受了、綜合了、发展了这两个古代的小說傳統”。这結論似乎很正确，可是，俞平伯先生又用什么观点又从哪些方面来論证《紅樓夢》的傳統性呢？現在我們就俞先生“傳統性”一节中的論据逐条地加以分析一下。

一、在《紅樓夢研究》中，俞平伯先生认为“《紅樓夢》之脫胎于《金瓶》，自无諱言”，而《紅樓夢簡論》正是从此出发来論证《紅樓夢》的傳統性。俞平伯先生认为“《紅樓夢》的主要观念是‘色’

‘空’”，而“給它以最直接的影响的則为明代的白話长篇小說《金瓶梅》”。并說这“色空”观念“明从《金瓶梅》来”。但我們以为《金瓶梅》是托宋朝事来暴露明朝新兴商人兼恶霸地主的腐朽生活的作品，而《紅樓夢》則是封建社会沒落时期的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后者在創作上受前者的影响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然的。但是，后者决不可能是脫胎于前者，这不仅从书中找不到任何根据，就連俞平伯先生自己也考证出《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傳体小說，那么，这“脫胎”又从何說起呢？不加具体的分析，而确定《紅樓夢》从《金瓶梅》那里承继了抽象的“色空”观念，这首先就从理論上否定了二者是现实主义作品。这种所謂“继承”根本不是什么文学的傳統性。如果真有这样的所謂“傳統性”，这些作品也就不成为现实主义杰作，而却变成了超時間的表现抽象观念的万能法宝了。这对《紅樓夢》、《金瓶梅》以及中国古典文学现实主义的發展，都是极其明显的曲解。

二、俞平伯先生又举《紅樓夢》二三、二六、四九諸回，宝黛引用《西廂》来談情以及写作方法上的某些相似为例，而认为这是《紅樓夢》“源本西廂”的文学傳統性。

自然，我們承认《紅樓夢》作者确实是受了《西廂記》很大影响，但是不是就可以把这种影响认为“源本西廂”呢？我們以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它可能而且也必然綜合了前时代优秀文学傳統的影响，但更根本地它是现实主义作品，它源于现实，而絕不是源于某一作品，否則，就无从称它为现实主义作品。尤其是俞平伯先生在这里所举出的例证，虽然是“最特出的三节”，但是，哪一节也不足以說明《西廂記》与《紅樓夢》的傳統关系。

《紅樓夢》有許多地方引用《西廂記》，这是事实。但这种引用以俞平伯先生所举的例子來說，只是为了丰富作品情节，强化